

著 清 曙

念 佛 人 隨 奉

題 行 勝





曙清著

念佛人誼筆

吳醒亞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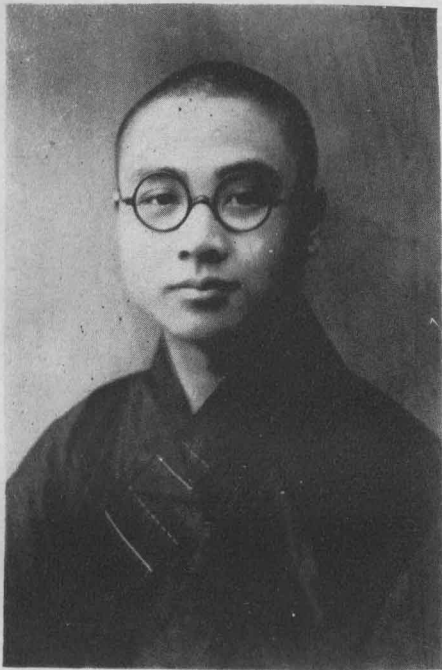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初版

實價每冊國幣二角

念佛人隨筆

著者 校者 印者 總售處 代售處

曙清 胡逸龍 武漢印書館 漢口府北一路 武昌千家街 佛經流通處 各省佛經流通處



人命如朝露，
有情業苦多；
願生乾淨土，
念佛觀彌陀。

曙清自題

序

在這入慾橫流的時候，「但求生前，不問死後。」的心理上，如果遇人便說些「因果輪迴，天堂地獄，」爲五官所不能感觸，科學又不能實驗的一種虛無渺茫的話。他不說你是迷信，也會說你是新時代的水平線上唱着開倒車的陰沉沉地高調。況且說什麼「至高無上，至妙無見。」的阿彌陀佛，極樂國土。大概他的邏輯是；

A·凡五官所不能感觸、科學不能實驗者，都是空中樓閣。

(大前提)

B·阿彌陀佛，極樂世界，悉爲五官所不能感觸，科學所不能實驗。(小前提)

(斷案)

吾人再以印度因明學的法門，來歸納他的武斷論；

一·阿彌陀佛及極樂世界皆沒有真憑實據。(宗)

二·五官所不能感觸，科學所不能實驗故。(因)

三·如龜毛兔角與烏托邦等

(喻)

因而無論以西洋的邏輯，或東方的因明來推論，末後總會教你信仰的「阿彌陀佛，極樂世界。」化爲天上空空地雲！由此可見在如今科學走紅的辰光，弘揚佛法誠如登天之難，尤其是弘揚淨土法門，更是難中之難也。

但是我們高豎法幢，負着摧邪顯正責任的人，並不因社會的非議，而灰心，失望……這倒反促進我們勇猛向前探求極樂國土的心。現不妨以他的矛，攻他的盾。至於我的邏輯是：

甲·凡用比量可推測，有聖教量可證明者，都是有。

(大前提)

乙·阿彌陀佛及極樂世界，用比量可推測，有聖教量可證明。

(小前提)

丙·故阿彌陀佛與極樂世界都是有。

(斷案)

吾人要知道「宇宙萬有，事事物物。」非但用「五官」及「機械」可以判斷一切，然此不過係現量中一部份。所謂人的現量之外，還有着佛的現量，菩薩的現量，乃至鬼的現量，畜生的現量……蓋十法界現量的各各不同，好比人與牛馬豬羊所共同親見之境界，而彼此分別起來檢直有天壤的懸殊。故佛的生活境界及地獄的生活境界，實非薄地

凡夫可以如實觀察的事情。若再以因明來量之，則更明顯了：

1. 阿彌陀佛及極樂世界是決定實有。 (宗)

2. 阿彌陀佛是人，極樂世界是地球故。 (因)

3. 如太空中之各種星球，有人有世界。 (喻)

因此以因明邏輯正確的理论，來判斷阿彌陀佛及極樂世界是決定實有。我們弘揚淨土法門的人，首先要以理論指出極樂國土，免得一班衆生對極樂國土，始終抱着懷疑的態度。若如是便容易啟發人們的正信，由信發願，再由願起行，由信願行故，以致成妙果生極樂國，見佛聞法；甚至進一步斷煩惱，證菩提，度衆生！

曙清法師近著念佛人隨筆一書，將出版問世，我以此次來武昌佛學院得到他很多的好印象；——青年好學，聰穎和愛，志潔神清，真是我一個小益友。這篇短短地序，也算是我初次見面獻給他的一點禮物！

序

佛法傳入中國快兩千年，能够普及社會深入民間的，可以說只有一句阿彌陀佛。因爲念佛法門下手易而成功高，行持簡而得果速。我們人類——尤其是中國人，都是貪便宜而又好高騖遠的，所以特別與這法門相應。至於念佛教義的綱宗，只是「信、願、行」三個字而已，你要深信切願隨力行之，都可以往生西方離苦得樂。但是如何能使信堅願切行之得法，那可不是普通念佛人所能知道的。故念佛法門也就成了三歲小兒都知道八十老頭行不到的老古董。試看現在村婦小兒倡優戲子誰都會念幾句阿彌陀佛，何以不能生西方呢？因爲他們沒有看透人生，不懂得離苦得樂的道理，未能生起信願。然經云：「一稱南無佛，皆共成佛道。」就是泛泛的念幾句佛，也是將來成佛的正因。而我們無論遇到男女老幼，一時說不清修行的方法和佛法的所以然，只好勸他念念佛吧。

修行如磨古銅鏡子，普世尊說種種法門，普逗羣機，無非令我們去其習染之垢以還本來之淨。那末，念佛往生雖容易，如果不斷淫怒癡，夾雜着煩惱的念頭，也是不能往

生的；所以說愛不重不生娑婆，念不一不生極樂。但念佛人還要兼修衆善，並不是一學念佛就什麼都不管了。故阿彌陀經上說：「非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」。無量壽經上說：「欲生彼國者，當修三福：一者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。二者受持三歸，具足衆戒，不犯威儀。三者發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讚誦大乘。」現在念佛的人，都忘掉了這根本教義，用一種消極悲哀的態度，念一句彌陀來藏拙遮醜，冀得獲福的僥倖，所以給社會上一些不好的批評。我們要振興念佛法門，必須解行並進，求其真正往生。所謂生爲人天師表，歿後得歸安養，才能自利利他，一洗社會給我們念佛人的奇恥。

這一句彌陀，豎徹五時，橫該八教，可以說是三藏中的精華，如華嚴法華圓妙法門，普賢妙行，無不指歸淨土，無論你是上中下根都可以攝在其中。古來大德祖師發揮淨土的著述，已是汗牛充棟，不過現在都是束之高閣，而且有些失傳了。近年淨土宗出版的新著，除印光法師文鈔外，似乎還少見着。我因爲編淨土宗月刊，屢發稿荒，徵之於曙清法師，承以念佛的隨筆相示，題曰淨土語絲。予謂此題雖好，但在本刊上不甚相宜

，這好像是念佛的老修行穿上花緞子。因改題曰念佛的眞言。登了兩期之後，曙師自己復改爲念佛人隨筆。現在已繼續寫成百條，頗能獨創一格，擬單行問世，來要我做序。我覺得禮尚往來，實在是義不容辭的事，因拉雜書此，即以爲序。

民國二十五年，五月二十日，塵空序於世苑圖書館編譯室。

自序

愛河白浪滾滾底下的凡情，苦度着生老病死的輪迴生活。可憐地凡情竟爲「吃飯問題」演成互相慘殺的局面，使萬惡的人間社會佈滿了黑沉沉的鬥爭現象！我佛世尊以大慈大悲大雄大力大無畏的精神來創造救世主義的佛教，本着改革五濁惡世的一貫宗旨，宣說「對症下藥」的法門。好把迷途上的凡情由無常苦空「吃飯鬥爭」的此岸，渡到思食得食極樂清淨的彼岸去！

楞嚴經云：「歸元無二路，方便有多門」。念佛一法爲往生淨土至簡至易的路綫，凡情修行位上成等正覺的基礎。所謂「淨土教因地於法藏，肇端於韋提，開陳於靈鷲教主之金言，流衍於匡廬大士之蓮社」。我佛教自印度傳到隣邦的中國來，最博得廣大羣衆信仰情緒的要首推各宗各派之中的淨土教了。大概黃童白叟的心房上都有一位阿彌陀佛聖人的印象，這實在比起邪知邪見者崇拜空洞洞地上帝有眼光。

淨土教之信願行爲念佛人直投覺海的資糧，祇要大家「誦信淨土」「發願度生」「

實行念佛」馬上會歸於大圓鏡智，親覲阿彌陀佛，長期地與觀音勢至諸大菩薩爲伴侶。按自由自在的蓮邦境界，真要羨殺了娑婆國土善男善女的一顆心。

楊次公說：「愛不重不生娑婆，念不一不生極樂。」久爲淨業道友們交相傳誦的至理名言。我們念佛人的目的在求生淨土，惟必需清楚兒女家財是修行位上人萬不可愛的勁敵！然後如一心不亂的念佛，一直念到臨命終時，自然地蒙佛接引往生極樂國。經云：「貪心重必沉鬼趣，惡見猛必墮地獄，向善多必生天宮，念佛切必往淨土。」故念佛人不打別的是非妄想，那才有「了生脫死」「救度羣生」「自利利他的力量。

我是一個愚笨的青年學僧，乙亥初秋奉太虛大師的命令，要我研究適合時代的淨土宗。雖然我在短短地期間內，讀過無量壽經，彌陀經，觀無量壽經，淨土往生論、蓮宗寶鑑、淨土十要、建設人間淨土論、淨業知津等書。可惜我一點沒有體解大道，只撫拾些淨土的皮毛，遂完成勸人念佛的一百條隨筆。

承上海趙吉人聖航諸兄的好意，要我印點小冊子結結人緣；復蒙中委兼上海市社會局長吳醒亞先生題字，以及廈門弘一律師賜題封面，我都是非常的感激，是爲序。

念佛人隨筆

阿彌陀佛之小史，我今姑以三言兩語介紹給念佛的善友。鼓音王經上說：「……過去久遠劫中，有國名妙喜，王名憍尸迦，祖父清泰國王，父月上轉輪王，母殊勝妙顏，皇后生三子，長曰月明，次曰憍尸迦，三曰帝衆。時有一佛出世，號世自在王如來。憍尸迦棄舍國位，投佛出家，名曰法藏比丘」。阿彌陀佛自做比丘之後，對世自在王如來生起異常地恭敬心。且發四十八種廣大的行願，普度十方一切含識。所謂若一願不圓滿者，誓不作佛。是時諸天散花，山河大地爲之震動。空中讚言：「善哉，法藏比丘！汝將來決定成佛號阿彌陀」。此爲阿彌陀佛因地上之小小的歷史也。

娑婆世界，苦不盡言，觀如今太平洋之戰雲瀰漫，意阿兩國慘殺的悲劇，以及現在中日的岌岌可危之緊張局面。再進一層言之，國內土匪的蓋起，共產黨與漢奸之搗亂地方，天災人禍的頻來，皆足以象徵濁土的危險！吾想人能讀彌陀經一卷，便自自然然地

會說一句；「濁土不如清淨西方國土之安全也」。

淨土宗以「信」「願」「行」爲往生西方之資糧，尤其對「信」字務要堅固其根基。華嚴經云：「信爲道元功德母，信能長養諸善根，信能超出衆魔路，信能得入三摩地，信能解脫生死海，信能成就佛菩提」。由此觀之，若信淨土較穢土爲安樂，亦當至信求出淨土的法門，以念佛爲第一上策。就如古時有張善和其人者，平生殺牛爲業，臨終自見地獄相現，適遇高僧指點張善和稱念阿彌陀佛，念未十聲見佛接引往生淨土，卽脫地獄之苦報，此豈非信心之所致然耶？

大地衆生，若動作常爲外界所誘惑，若精神每爲慾情所擾亂。因此，遂開一切造罪業之端緒，於是衆生之苦亦隨之而生矣。余嘗以淨土宗的念佛主義，勸諸親屬朋友。所謂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早晚念佛，求生淨土。」而今雖彼等俱有信心，可惜苦無行願，所以彼等念佛之動機，遂志趣各各不同。或爲病苦而發心，或爲報親而舉意，凡修善

緣皆爲了還心願，罕有爲自己生死與救度衆生，發願念佛求生淨土者：斯不明理趣的錯用功夫，至臨命終時，則我敢武斷往生淨土，憂憂乎其難哉。

行住坐臥，著衣吃飯，甚至於屙屎放尿，一切時，一切處，皆當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六字洪名，置於心口之間。惟獨在不潔淨的地方，要特別注重默念，按心口之間默念阿彌陀佛，其功德與出聲念佛無二無別也。

念佛要有合理化之方法，佛聲如雷擊耳，固然大傷氣力不合衛生之道；反之，佛聲太低，則容易昏沉。果佛聲低昂均稱的話，高不動別人的煩惱，低不遭瞌睡之魔難，乃於人於我均可得無窮之利益。

發菩提心爲衆生成佛之要素，設僅以個人厭惡五濁惡世，求生淨土爲前提者，則違背菩提心的初旨；否則，廣爲大地一切有情起大悲心，發願度到極樂國土去，那便是大

乘菩薩救世的善策！

中外反對淨土教之科學家的幌子，硬要說念佛太近於迷信，不值通人之一盼。但研究科學信仰基督教者，反不推翻創世紀之神話，而主張上帝七天工夫，造成天地日月星辰草木魚虫鳥獸……等等東西。甚至上帝末後又照着自己的模形，用泥土捏成功一對有眉有眼有手有脚的男女，據說這便是人類的祖先！余以爲佛教絕對非迷信，就拿上帝與釋迦佛而論，孰爲盲人之虛構？孰爲真有其偉人？姑留念佛道友去明辯之。

蓮池大師奉勸緇素念佛的祕訣云：「……念佛不一定要敲魚擊鼓，好靜之人自可寂默念佛，亦不必要成羣結會；千里燒香不如安坐家堂念佛，供奉邪師不如孝順父母念佛，廣交魔友亦不如獨身清淨念佛；寄庫來生不如現在作福念佛，許願保禳不如悔過自新念佛，習學外道文書不如一字不識念佛……。」塵緣中之廣大羣衆，聯合起來念佛吧！

東方人念一聲佛，西方七寶池內卽生一朵蓮華。精進念佛，其華漸大至不可思議。否則，中途怠不念佛，其華漸枯至無影無形。譬之大明鏡中物來必現其影像分。考佛說娑婆念佛彼土生蓮之妙義，是特給一班不修淨業的一點傾向力。

經云：「一句彌陀，能够滅去八十億劫生死之重罪」。吾人假使淨念無間，福德因緣，由斯無量。但現近社會中下人民，偶見屠夫執刀宰割異類衆生之時，或遇投河上吊無法解救者，觀之心酸，因而隨着洒下幾點同情之淚，不知不覺地稱念「阿彌陀佛」！概其中功德恐不可以限量。

自殺之風，目前呈着不景氣之中國社會，到處皆具足致人以死之火藥庫。其自殺之最初的動機，全由於悲觀環境及反常行爲之激動。愛國之士投河落井，表示忠國之熱忱，或爲競爭「財色名食睡」問題，頓萌短見以爲與其生而時時受心靈上痛苦之刑，還不如飲毒忍瞬刻之苦，可以得永久之長眠。但在悲觀主義的環境下，固然能够產生許多革

命家與澈底之大覺者，然我始終反對人鼓着勇氣走上自殺之歧途。苟夫人以生爲無聊，何不念佛以自遣煩惱障？

現代人慾橫流，禍患朝夕將至，非崇佛法不足以改革社會頹風。然衆生之間根性較鈍者，捨方便之念佛別無捷徑可走也。我很盼望十方蓮友，不要以念佛爲「自了」之路，還須本着大乘菩薩赤裸裸地悲心，把念佛的功德廻向一切有情才好。

殺猪宰羊，人多憐之。若謂愛惜大地上之虫蟻，人咸不以為然，對持咒保護者未免有些吹毛求疵之謂。吾輩每日舉兩脚按步前進，無形中危害虫蟻之小生命，一年之統計，卻足以使各人生大畏心。大家要免此誤殺之憂患，則宜於未下床之清晨，先默念南無阿彌陀佛數十聲。並祝曰：「從朝寅旦直至暮，一切衆生自回護；若於足下傷其形，願汝即時生淨土」。頂好不懈怠作爲修身的課程，自然會減輕古怪的災難。

阿彌陀佛之報身，具有八萬四千相。而在各各的相中，復有八萬四千隨形好。同時一一好中，各隱藏着八萬四千光明。此一一光明，能徧照十方念佛的衆生，直照至衆生西歸安養而後已。所以化佛常常跏趺坐念佛人之髮髻之上。

齋僧供佛，燒香獻花，念佛禮懺，作種種崇敬三寶的事業。以此功德，廻向願生西方淨土中。其人善根漸漸地增長，一旦捨此業報身，必上品上生。

阿彌陀佛的大願船，只要人肯泛生死大海，一心神往西方。上至朝野人士，下至販夫走卒，極樂國土，一律歡迎。

夫淨土宗之教理約分爲三經，茲略述其大意也。無量壽經廣說彌陀因地修行與果滿成佛的狀況，以及攝受衆生往生彼國等事；阿彌陀經則明淨土「依」正莊嚴之情形，令人專持名號，一心不亂得生極樂國土；觀無量壽佛經說十六觀門，接上根中根之機，且

另闢出五逆衆生十念往生之新路。

大智度論云：「念佛三昧，能除種種煩惱及先世罪，餘諸三昧，有能除淫，不能除瞋；有能除癡，不能除淫穢；有能廢三毒，不能除先世罪……」獨念佛三昧可以除去人類的煩惱及一切之罪業！

太虛大師曾一度發願建立人間淨土。吾人以爲化婆婆爲極樂，於事於理，皆無不契合。簡言之，人類轉一切之惡念，不思欺騙愚弱的衆生，貪瞋癡等煩惱悉皆消滅之時，苦世界頓呈太平的景象。此土雖名濁土，趕不上淨土之方便，然在實際上較目前的萬惡恐怖世界，則於無形中亦稍勝一籌矣。

鷄皮鶴髮，行步龍鍾，這暗示着人生末路上必然的趨勢。雖幸饒金玉滿堂，妻子兒女一窩棚。任你千般快樂，終被「無常大鬼吞」。惟有徑路的修行——念阿彌陀佛，庶可

懺悔往昔所造諸惡業。

佛言欲生淨土者，首要培養三種大福田。一者孝養生身之父母，奉事慈悲的師長，不殺一切苦衆生，得努力修十善業；二者要始終守持三皈與具足衆戒；三者發菩提心及深信因果。乃是三世諸佛淨業之正因。

家庭教育全係處世做人的藝術基礎，孩童時代大都依之父母。父母設買富有科學思想之玩具，例如雛形之飛機火車……灌輸一類新知識的思想，卒不會危害了「性本善」的童心。反之，如買些木槍和大刀，說不定容易養成張獻忠之個性。而佛化家庭中之青年父母，宜特別講點蓮邦故事，切勿使家庭中的男女孩子們，個個會演出荷槍打鳥，提刀殺狗的惡作劇來！

世間上的人，當血氣方剛之時代，總不願專意念佛。祇曉得深造罪業，迨老死將至

，始覺悟到往事非非。於是一心向諸佛菩薩，求哀懺悔。古諺云：「黃泉路上無老少……。」細玩此言，誠非欺人過甚之談。

男女之慾，爲大小乘修行菩薩成佛之煩惱障也。苟諸上善人對如花如玉之貌，常存若姊若妹之心，夫婦相敬如賓，視妻妾爲相繼宗嗣之恩人，不敢當作彼此行樂之欲具，則上至一社會永不產生亂倫之醜態，下保哲以潔身。再能明了我空之真諦，那重重無盡的煩惱，悉化爲大光明藏。久之，必生極樂國土。

凡用念佛功夫者，其目的在求生淨土。然而須念世間一切無常，所謂有成相必有壞相，有生時必有死時不爲功。不然，盲修瞎念，終久跑不出四生六道的圈子。

宏台老人爲當代蘇北鹽城宏揚淨土之有名專家，其弟子不下兩千餘衆。老人除日常足不出戶精勤念佛，並喜歡做些社會慈善事業，一向救濟貧苦，廣結人緣，爲城鄉婦孺

皆知。民國二十年鹽城西鄉收成莊左右，陡然盜匪圍莊，莊民大受災難。然老人主持下之羅漢院，則蒙阿彌陀佛的加持力，及老人道德之感化力，一根柴一粒米，都未遭難逃的劫禍。時隔未久，匪中突宣告絕糧，匪不得已帶老人至七里蕩連度兩宵，要求解囊相助，老人處此境遇中，始終不進杯水，祇默念阿彌陀佛，一心求生西方。匪船上首領見狀，肅然生大恭敬，於是首領乃派小卒化裝，沿途保護送至羅漢院。合莊大衆聞老人脫險之消息，莫不喜形於色，咸稱「阿彌陀佛」回來了。

出世大法，莫如持六字洪名爲妙。惜近世鄉愚之輩，多以信解不正，每執念佛之數目多寡，說死後入冥府的辰光，可當法幣行使於閻羅殿上。第念佛固能生彼國土，要明白命終決不入冥府也。念佛當錢用之貪心人，最需要剷除以上之迷信的妄想！

佛教本旨在使有漏衆生進修無漏聖法，由生死苦海，拔登涅槃彼岸。獨有一派人以爲一生造惡，輸贏臨終念佛可帶業往生西方，呆板地保守着此愚謬之見地。其實逆惡凡

夫所以臨終念佛者，乃是夙有善根福德因緣。羣疑論曰：「一者善友未必相遇，故無勸念之理。二者業苦纏身，不遑念佛。三者或偏風失語，不能稱佛。四者狂亂失心，注想難成。五者或遭水火，不暇至誠。六者遭遇豺狼，無復善友。七者臨終惡友，壞彼善心。八者飽食過度，昏迷致死。九者軍陣鬥戰，奄忽而亡。十者忽墜高樓，傷壞性命」。這是十種極平淡的現象，凡欲跳出火宅者，頂好及早老老實實的念阿彌陀佛之聖號。

人苦飢者與之一食，苦寒者與之一衣，肉眼淺慧的凡夫，則視爲莫大之恩惠。況彼沉淪於六道之間，無有特赦之期，我今指示念佛法門，使其立脫輪迴之苦，改受無窮無極的樂，豈一食一衣之小惠可與之媲美哉？

念佛必須止雜念，蓮池大師謂：「雜念是病，念佛是藥，念佛正治雜念；而不能治者，因念不親切也」。夫誠信專一之理，端賴斷除妄想爲兩務，亦爲念佛修行人，直至彼岸之大寶筏也。詩曰：「樂邦匪遠在持名，須識持名貴一心！怎得一心無間雜，繩穿

溜滴用功深」。

吾人生長在娑婆國土上，委實有「成住壞空」之四大劫，雖然現前安住無事，然畢竟世界形形色色的假相會趨之於壞滅也。西方淨土則百福莊嚴，無所謂變現壞相，亘古恒存，穩甚於磐石之安全；而且人間穢惡充滿，淨土則常樂我淨，所以說人間異於淨土也。

鸚鵡是羣鳥中的智慧代表者，昔有人教以阿彌陀佛聖號，不料鸚鵡具小善根，晝夜念佛求脫樊籠之苦，嗣後果蒙佛接引往生西方。金剛科儀云：「野狐尙聽百丈法，螺螄猶護金剛經。十千遊魚，聞佛號化爲天子；五百蝙蝠，聽法音總作聖賢；蟒聞懺以生天，龍聽法而悟道」。渺小的鳥尙知不住嘴的念佛，而風塵中的人反不修淨業，難道真是人而不如鳥乎？

全世界六根殘缺的廢人，大家有發誠懇心念佛的必要。就是「聾子盲人，跛足者……」。統統都可以仗佛的力量，擺脫遺笑於世的業障身，親證蓮邦的下品果位。

江西廬山慧遠法師爲我國淨土教之始祖，其時東林結社，鑿池栽蓮，集天下淨業之羣賢，頗極一時轟轟烈烈之盛況。而廬山白蓮社已形成現代淨土教發達的源泉，十八賢也是現代淨土教蓮友的好師範。著者爲紀念的緣故，不妨將十八賢的名字錄下來；「一慧遠祖師，二慧永法師，三慧持法師，四道生法師，五覺民法師，六覺賢法師，七慧叙法師，八曇順法師，九道敬法師，十曇恆法師，十一道長法師，十二曇詵法師，十三仲思居士，十四仲倫居士，十五少文居士，十六萊民居士，十七秀碩居士，十八道祖居士」。我們雖以念佛證果爲歸宿，倒是要緊記着東林十八賢。

皈依三寶勤修淨業的道友，故犯飲亂性之酒者，則念佛要減少龐大之功德。梵網經曰：「若佛子故飲酒者，而酒生過失無量。若自身手過酒器與人飲酒者，五百世無手……」

……」按飲酒過量之徒，往往不知羞恥地輕慢長友，無緣無故地捶打奴僕，所謂酒是壞善種的利斧，也是滋業火之薪草。

天堂地獄不過在臨命終時一念之間分別苦樂之前途。以一念誘佛不客氣落下地獄，一念阿彌陀佛則往生蓮界。何況心無罣碍地念十聲佛？彌陀發願有曰：「衆生稱我名號，乃至十念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覺」！十念往生之聖言量，道友們不必生大疑惑。

一寺一廟的住持同袍，首要存着「割肉獻人」的供養心，使十方清淨的海衆，可激動起維護三寶的力量。古德云：「十方一粒米，大如須彌山；吃了不修道，披毛帶角還」！由此觀之，飽食終日之佛教線上的住持同袍，縱一時不肯振作精神領衆上上殿，起碼在茶餘飯後也該集衆念念佛！

趙吉人先生春居雜詠詩曰：「……春天無事做，獨釣草塘魚」。林語堂君在宇宙

風內說：「釣魚一樂也」。我國名人雅士一到嫺洋洋地春頭，大概性喜作漁翁樂者，多以七尺之竿，垂釣於小橋流水之間，受害之魚，一刹那送命滾油釜內。食之者，尙概言美味可口，豈知作如是因，必得如是果也。倘若正犯者放下釣竿，把「千金難買寸光陰」公餘之暇，去讀淨土寶典，殷殷勤勤地持念南無阿彌陀佛則盡美盡善矣。

「養兒防老，積穀防荒」。乃父母於小兒小女之唯一的願望者也。人以甘旨奉親，病則敬以湯藥，不過是世間極普通的孝心。若勸其父母吃齋念佛，末後親覩彌陀，證無生忍，才是報劬勞恩典的究竟報恩。

念佛法門，原爲速出生死之玄關，疾成覺道的秘訣也。故凡修行淨土者，首先須念佛聖號，如雞抱卵，如子憶母，懇懇切切，念念不忘。蘇東坡曾言：「……朝彌陀，暮彌陀，……。」言其時時不離彌陀的觀想，甚至在夢里都念阿彌陀佛的。迨娑婆之業報已盡自然生到極樂國土，證得「阿鞞跋致」的蓮位。而且度着「珠玉宮殿玉園林，坐臥

經行地是金；舍利時時宣妙響，頻伽歷歷奏仙音。」之真美善的菩薩生活。

禪宗門頭的禪和子，常喜歡拿「以心傳心」的道理去諷刺念佛的老菩薩。見人念佛，則曰自性是佛，見人修淨土，則復改說卽心是淨土。尊禪宗於九天之上，鄙念佛爲愚淺之行。我們學佛的人，要知道三藏十二部的法寶，其流傳後世的目標，惟僅盼望着智愚的衆生，個個依佛法的修行路線，共同圓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正鵠。佛教在形式上雖分別各宗各派，然實際上都不外解脫一切有情的生死。換句話說；佛教的禪宗與淨土宗，同是我們出苦海之橋樑，超越三界九有之南針！

人生石火電光，轉瞬卽逝矣。雖有富貴豪華之自在，但悉不得免生老病死，唯有念佛，可拔盡諸苦脫離三界的火宅，登極樂之蓮邦。

建寺修塔，固然替兒孫造福無量。但回顧中國各省近來受天然之災害，農民多剝樹

皮以果腹，鳩形鵠面有不下幾千萬嗷嗷待哺的同胞。如今我站在和尙的立場上，爲建寺修塔發大心的菩薩進一言。蓋建寺修塔爲振興佛教的要途，同時還節衣縮食的救濟飢餓人，又到處實施一種念佛的感化教育，諒十方諸佛都要含笑默默地稱善。

慈山大師說：「念佛求生淨土一門，原是要了生死大事，殊不知「愛」乃生死之根株……」所以起初念佛必定要知「愛」是生死的根本。換言之，諸善男子，善女人，居家念佛眼中見得兒女子孫家緣財產，如無一件不是心中所愛的話，要小心免成爲生死的活計。

看經讀論爲學佛人由根本智，求後得智之極積演進的方策。中國禪宗大多以六祖「不立文字」爲口實，自滿一鳴驚人的明心見性，可以成佛作祖。唐大圓居士在淨土宗之「新建立一文內，曾作如是說：「……………淨土宗則希望他力，誇言易行，竟以執持名號一語，既障自己不看經論，亦碍他人。謂看經是說食數寶，無益實行……………」我佛是一切智者，念佛雖妙在往生淨土，若只管念佛不求增長智慧，淨土宗爲什麼要有三經一論法

寶的流傳？

殺生害命的惡業現象，在人海潮中，簡直成爲司空見慣的事情。古德有言：「口中肥膩膩，刀頭血滴滴：如何下得手！如何下得口！」夫蠢動含靈，皆具成佛之根性，可是因迷造惡，故流轉諸趣之內。楞嚴經云：「殺彼身命，或食其肉，經微塵劫，相食相誅，無有休息。是知畜類之多，皆由於吾人業報之產生也。凡我蓮友，須永持「不殺生」之戒律，同時見狗則對狗念佛，遇牛則對牛念佛，再進一步闢出一條「普度衆生」的慈航綫來。

無智無德的衆生，其業障重於泰山，故難免病苦常不離身。一時幸遇善友爲之念佛，其人反謗彌陀種種的不可思議功德，只此爲徑入地獄之惡緣。或平日口談淨土，心戀娑婆，不肯種出世的善根，要知這是生死苦樂之關鍵。

現代報紙雜誌，每發現無聊之文人，大肆攻擊整個佛教為迷信，念佛生淨土尤屬無稽的神話。甚至當面咒咀一班佛教徒，所謂念××佛，參××禪。如此之人罪業深重，無有善根。以致死後大苦難逃，必墮入阿鼻地獄，那時雖欲自新悔過，亦嫌晚矣。余閱淨土宗月刊第十四期楊家郎君一文，即知楊君懺悔之原本與信仰淨土宗的動機。按楊君本身原為一共產黨徒，蓋世人咸知蘇維埃政府的人民和黨徒，非特不准信仰宗教，而且遇着宗教色彩之古剎與僧侶，尙施以暴力去蹂躪！在實際上共產黨徒，決不會發生佛教的淨土思想。不然，今楊君業經痛改前非個人完全放棄共黨的生活。獨自在家庭中虔誠念佛，近由共產黨徒一躍而為淨土宗的信徒了。其偉大志趣與犧牲精神，實開共產黨徒獻身佛教的先河。余最希望四海無聊之文人及迷途上的共產份子，快快地覺悟起來念佛！

「私我」為世界混亂的導火線，同時亦為人與人互相殘殺之原動力。苟人人作一切事情，不以「私我」為前提，公平道正，童叟無欺，走上無我之路。就是歐亞籠罩着戰雲，

都不難立地化戰雲爲祥雲，化五濁之土爲清淨之土。

宋朝有一胡長婆老奶奶，自丈夫不幸亡了命，乃晝夜念佛誦彌陀經。未久阿彌陀佛示現比丘相云：「汝×月十五日子時，當生安養國」。老奶奶遂恭敬地問曰：「師何人也？」阿彌陀佛亦慨然答云：「是汝所念者」！至此胡長婆便召集諸親友話別，適逢×月十五日子時，果然異香滿室，在微笑之中奄然辭世生極樂國。

佛教徒修行之方法，雖表面上各隨志趣的翻新花樣，然其目標總無二無別也。比如由漢口到上海去，乘飛機，搭輪船，均可達至目的地點，不過念佛法門爲最方便而已。

八識之中的第六意識，其支配衆生行善作惡的權威，實在含蓄着使人毛骨悚然之神秘性。夫六道輪迴受苦樂二報的衆生，誰都是一個善與不善念頭之動貌！經云：「若一念心瞋恚邪淫卽地獄業，慳貪不捨卽餓鬼業，愚痴暗蔽卽畜生業，我慢貢高卽修羅業。」

堅持五戒卽人業，精修十善卽天業，證悟人空卽聲聞業，知緣離性卽緣覺業，六度齊修卽菩薩業，真慈平等卽佛業」。但念佛不甚勇猛的諸道友，究竟率性地愛波動那一個意識？

好善惡惡，人之常情。但殺生害命，盜人財物，姦人妻女，妄論是非者，固爲國家法律所不許，復爲國人所指斥，遺臭萬年。設若捨惡從善者，則多爲人所恭敬禮拜，進一層做念佛功夫，終必被西方諸大菩薩之所護念者也。

俗說：「平常不燒香，臨時抱佛脚」。民國二十年初夏，我與同學德際法師由九華佛學院偕行至大通市，路過××湖，忽風雨雷電一齊來。至此一葉扁舟上的人，嚇得魂飛魄散地念阿彌陀佛，大家仗佛的大光明，幸免葬身魚腹之劫運。茲爲「臨時抱佛脚」者，勉之勉之。

社會化之念佛法門，差不多在婦孺的腦海內，莫不深印着一位阿彌陀佛，惟可惜不知努力也。所謂我今俗務羈身，念佛待諸異日；又有人言，我今少壯正好爲國求生存，替同胞謀幸福，念佛遲至暮年再說。苟此人中途夭折亡命，乃永與淨業無緣矣。不念佛者，宜速猛省！

愚痴衆生，日以造業爲能事，反以修善爲桎梏。此類下根衆生若不及早回頭，則勢必在命終之後，慘遭地獄之極刑，屆時境遇有令人不堪設想之苦狀。惟願業障叢中的性男女，萬不要再行兇作惡了。大家能够振作精神念佛，我想還有往生淨土的一線曙光。

洪水猛獸之鴉片烟，爲害中國羣衆的罪惡史，作者實罄竹難書。英國爲鴉片烟遭林則徐先生之依法取締，而英帝國主義竟以武力威脅之手腕，要求我國政府賠款割香港，開五大商埠爲自由貿易的口岸。近東隣日本指示奸商浪人，遍設海洛英洋行，烟館等場合於我東北四省境內，並以女招待誘惑我無知的青年同胞，吸食亡國滅種的麻醉品物。

而淨業道友中偶染烟癖者，務冀常體念西方清淨之聖境，努力解脫此「贖道」的大患。

元朝陶氏常熟徐村人，二十六歲寡居無子，早晚於清理家務之便，專持念彌陀觀世音經，陡然於某夜夢白衣人挈一朵蓮花與食之。氏醒后心爽神清，未久乃集資建築小閣，作念佛誦經之定心處，約計三個年頭，即親見佛現燦爛的瑞光，籠罩着念佛閣的全面。而經函上有火團如彈子，氏不惜犧牲以兩手撲救經典，於無形中得一顆奇珍的舍利。

❖

❖

❖

❖

淨土十要上說持一遍陀羅尼咒，靠得住消滅身中五逆十惡等罪，假定持十萬遍即不廢忘菩提心，持二十萬遍菩提芽生，乃至持二十萬遍阿彌陀佛常住其頂。咒曰：「奈麻辣怛納，特囉耶也，奈麻呵哩也，阿彌打跋也，怛達智怛也，阿囉喝帝，三迷三不達也，怛的也撻。唵！阿彌哩帝，阿彌哩打，嚩巴偉，阿彌哩打，三巴偉，阿彌哩打，葛哩比，阿彌哩打，薛帝，阿彌哩打，帝際，阿彌里打，韋竭蘭帝，阿彌哩打，韋竭蘭帝，娑彌你，阿彌哩打，娑娑奈，羯哩帝葛哩，阿彌哩打，頓度比，蘇哇哩，薩哩哇，阿勒撻

，薩怛你，薩哩哇，嚩哩麻，吉哩舍，吉哩也，葛哩，薩喝。」無量壽如來的根本真言，是念佛人求生西方的助道法。

近年來謗佛污僧之五花八門，如風如雨地紛至沓來。尤以兩湖之愚夫愚婦，常常見出家人不迎面吐痰，就是暗暗地污辱和尚爲「話柄子」，好像和尚尼姑是最卑賤的劣等民族，敵國的俘虜。儼然我們在中國國家法律上無生活保障的重心。戒行清淨的念佛人，能以恭敬三寶品向全社會作有力的宣傳，至少全國反佛教運動，要逐漸地趨向到雲消風息的地步。

「打佛七」是男女二衆集團念佛的好機會，抱定宗旨一心一意地專念阿彌陀佛，其人常得六方恒河沙等佛來共同保護身心的安全。卒難遭疾病與橫死的災障，因爲祇此一念是仗佛光明「逢兇化吉」的寶劍！

法華經曰：「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，罪苦充滿，甚可怖畏。」佛視有情，統起來略有八苦，故稱世間茫茫苦海。所謂八苦者：一生苦，二老苦，三病苦，四死苦，五怨憎會苦，六愛別離苦，七求不得苦，八五陰熾盛苦。以上八苦爲人人業報所感的果，單單地極樂國度內沒有苦厄。

本師釋迦牟尼佛當未入涅槃的辰光，驀地來一位老者要求剃髮出家。而舍利弗諸大弟子，均不願意度龍鍾之老翁。世尊遂告大衆言：「此人無量劫前爲樵夫，有一天登山遇猛虎，避難上樹頭，曾稱『南無佛』，以是善根，遇我得度護羅漢果位」。如是散心念一句佛，尙證得羅漢之果位，而我人一瓣心地持念六字弘名得益可知矣。

西方國土雜色之鳥，一概具有演說五根，五力，七菩提分，八聖道佛分的智能。其土衆生聞是音已，皆悉念佛念法念僧。所以三惡道中闡提性的罪人，西方檢直不見一個影子。

瞋心在吾輩學佛的人，無論如何是要不得的毛病。華嚴經云：「一念瞋心起，百萬障門開。」古德云：「瞋是心中火，能燒功德林；欲學菩提道，忍辱護瞋心。」世尊有鑒於南閻浮提的衆生不諦了我空的真諦，遂方便善巧地說五停心觀，以爲治心的工具。所謂多貪衆生不淨觀，多瞋衆生慈悲觀，多散衆生數息觀，愚痴衆生因緣觀，多障衆生念佛觀。蓋凡夫衆生不如意的憾事，檢直不勝枚舉。念佛人如遇蒼蠅脚之細故，就擺起怒目金剛的面孔來，而在佛教徒本身是違背慈悲的本旨。

我佛世尊初以五戒十善之人天乘法，接引一班劣等根性的人，作超凡入聖的資糧；世尊以根機較深的人，乃說四諦十二因緣，令其速斷見思二惑，證聲聞緣覺的二乘果位；世尊對大乘根機的人，則又改換修行六度萬行的方式，依次證十住，十行，十迴向，十地，等覺的菩薩果位。至福慧圓滿澈悟惟心的地步，自然成爲無上成等正覺的佛。然阿彌陀佛究竟看透了娑婆衆生貪便宜的心，僅盼人人執持彌陀聖號爲標的，臨終必生安養國土中。

俗說：「佛法無邊，難度犯戒之人。」而戒行不大清淨的佛教徒，縱然一時埋頭苦修念佛二昧，於成佛作祖之目標，卒大相逕庭也。易言之，自勸其心，省身寡過，修四念處，了知世間樂少苦多，無常敗壞，一切諸法，皆是塵勞，設諸方便，護持戒寶。至此，念佛三昧指日可證得矣，成佛作祖還有什麼難處？

近世德國稱雄歐洲的希勒特，在萊茵區內作軍事上的活動，意大利野心家之墨索里尼，在阿比西里亞境內的逞兇，以及日本在我華北的暴行。他們悉以大砲子彈強奪弱小民族之土地，不惜犧牲無量數的生命，把無風無浪的清淨世界，（？）鬧得滿城鬼哭神號。若野心家肯息其貪瞋癡三毒之火，則十方諸大菩薩亦要領首稱慶矣。噫！野心家何必以渺小之身，造無窮之罪孽，諸有智者，曷弗審之。

「人為財死，鳥為食亡。」錢財可以救人之苦厄，但牠的神通之大，實非作者所能

形容於萬一，所謂有利於人則必有害於人也。觀今之世，若君子，若小人，莫不被錢財所誘惑，既爭之至流血地步，復奮不顧身地奪此萬惡之「大毒蛇」。結果，亡命之時，徒惹一身大業障，空空地歡喜一場，撒手而去不知所之，何苦何苦！

友人梁文彥君、乙亥初冬在上海與我談淨土，其極端主張「淨土在那里？」儼然爲一懷疑淨土之人物也。我雖以淨土宗之「信、願、行、」主義，治其多疑之病，然究竟收效有限。印光老法師說：「……欲說淨土修法，若不略陳諸法仗自力了脫之難。此法仗佛力往生之易，則不是疑法，便是疑自，若有絲毫疑心，則因疑成障，莫道不修，修亦不得究竟實益也……。」歸納言之，須信娑婆真正是苦，極樂確實是樂也。

親鸞上人是古時日本淨土宗之柱石，有一次偕其弟子慈圓師及良寬師行脚到一個不知名的山村里，天空正下着白皚皚的大雪。雖然村前有息宿的旅店，竟因爲持銀錢戒空荷包緣故，只好投奔俗人家討點光。豈料左衛門家主性極兇惡，打獵爲生。而左衛門之妻御

兼及若松小孩子反與佛有緣，雖御兼再三要求其丈夫，可是左衛門始終不答應留親鸞上人住一夜，在這兩者僵持之下，結果，親鸞上人就在風雪交加的門外，枕石入寐，良寬和慈圓師兄弟則冷水冰地坐雪中交談。由此可明瞭親鸞上人處世忍辱心的程度。我們念佛的朋友，固然要緊緊地抱着「忍辱」的美德，同時還亟須守護以下的心：「慈悲心，深信心，志誠心，發願回向心，謙下心，平等心，方便心，持戒心，喜捨心，禪定心，精進心，菩提心，及一切善心。」

放焰口與拜大悲懺，雖然俱有替父母懺悔罪業的神聖效力。惟在目前社會經濟奇窘的狀態下，與其爲掩飾族人耳目之故，去延僧做佛事，倒反不如集合些親友誠心誠意地念佛，或可爲父母解脫地獄之苦，作往生極樂的淨緣。

披星戴月，踏雪踐霜，爲生活之奔波也，故不得閒工夫來念佛。而富有田園屋宅，金銀財帛，夫妻子女一切豐裕的人，竟貪戀無益的虛事，消磨有限之光陰不肯念佛。古

偈云：「一日無常到，方知夢里人；萬般將不去，惟有業隨身！」一朝大限到來，自家臭皮囊尚不由自己主宰帶至何處，況身外之一切虛幻的物品？靜心思之，恍如一夢。吾人胡不早些念佛，生極樂國，何故要立於到處血雨腥風之天地間耶？

宇宙間之青年男女，大概皆染上了香粉塗身的習氣。竭力寶愛着「筋纏七尺骨頭，皮裹一包肉塊，九孔常流不淨，六根恣逞無明；毛髮爪齒，聚苦堆塵，涕淚津液，汚如行廁；裏面盡蛆虫聚會，外頭招蚊虱交攢……。」五蘊皆空的糞桶。青年男女們一旦澈底覺悟了無常的人生，當諦觀清芬香的蓮邦世界。

佛教本無貧富階級之區別，以及大小乘的分裂運動，惟由於衆生心理上執迷不悟之故，一味地貪圖名利供養，以致奉資本家爲上賓，視布衣男女二衆爲不可親者。凡我念佛道友，勿養成勢利的壞心腸，與妄分別貧富階級的觀念！

世尊對諸衆生說是一切世間難信的念佛法門。所謂一句彌陀轉劫濁爲清淨海會，轉見濁爲無量光，轉煩惱濁爲常寂光，轉衆生濁爲蓮花化生，轉命濁爲無量壽，故念一聲阿彌陀佛具諸功德。按此十方諸佛所行之境界，卻是肉眼凡夫不易信解內面的奧義。

南閻浮提內若智若愚的衆生，最後總免不了一死。既撒手離開人間大都悉皆爲鬼，卽以寄庫一事而言，其目的無非是預備入冥府花費的，故佛教徒勸人念佛求生淨土，也就是力勸人不去爲鬼也。其實刻下林林總總一切人，卽轉盼後林林總總一切鬼。俗說：念佛是成佛之徑路，寄庫冥府是做鬼的表徵。

善導和尚警策念佛弟子曾云：「凡一切人命終欲生淨土，須是不得怕死，常念此身多苦不淨惡業種種交纏，若得捨此穢身超生淨土受無量快樂，解脫生死苦趣乃是稱意之事；如脫弊衣得換珍服，但當放下身心莫生戀著，凡遇有病之時，便念無常一心待死，叮囑家人及看病人，往來看病人凡來我前，爲我念佛不得說閒雜之話，家中長短之事，

亦不須軟語安慰祝願安樂，此皆虛花無益之語。」又說：「若病重將終之際，親屬不得垂淚哭泣，及發嗟歎懊惱之聲，惑亂心神失其正念……。」總之，凡人臨命終時，若得明曉淨土之人，頻加策勵，復依照上述情形而行者，可無疑地超登彼岸。

禁足閉關，蓋出家人意在預防世事之纏累身心，避人情來往之別開生面用功的一條路。如且身在關中不時召集男女眷屬聚首談天，而障得看經念佛之進益匪淺也。古人詩曰：「……名聲愈廣情愈重，利養越多愛越堅，……。」故閉關者要第一除掉這個習氣病。不然，雖看經念佛不免失去閉關用功的宏效。

念佛堂中的諸大菩薩！逢念佛之前一刹那，務必要檢點以下的心：「慳貪心，瞋恨心，癡愛心，名利心，嫉妬心，欺誑心，爾我心，傲慢心，諂曲心，邪見心，妄想心，能所心……。」一旦發生上面畸形的心理現象，則立即高聲念佛，以制止惡魔的活動。

拳打天下好漢，脚踢四海英雄。」之狠人，只要發願改過遷善，放下屠刀。古諺云：「一稱南無佛，皆共成佛道」。由此觀之，世間狠人，盡與念佛自新悔過，我以為這才是狠人回頭向善極巧妙的手腕。

天台家講淨土大略分爲四種階級，爲修行人超凡入聖之階梯也。所謂第一：「凡聖同居土」，蓋六道生死的凡夫，聲聞緣覺回果之聖者，悲願菩薩及化佛同居之國土。第二：「方便有餘土」，言僅斷見思惑，出離三界生死聖者所生之處所。以其不是大乘究竟之實土，是小乘修行之方便道，然塵沙無明惑未盡之故，乃巧立名目爲方便有餘土也。第三：「實報無障礙土」，行真實之法，未了感得的勝報，甚至見色心二法不相妨碍了。居此土者，純爲破除無明惑的菩薩。第四：「常寂光土」，太虛大師解云：「常」法身也，爲本在常住之體。「寂」解脫也，一切諸相永寂。「光」般若也，照諸相之智慧。上面四土，爲諸佛如來之所依所居的聖境。

病魔纏身，痛不自在，終日呻吟枕席之上，醫葯無靈。所謂風前燈燭，魚遊釜內。「黃泉路茫茫，亡命旦夕時！」若放下一切之塵緣，諦思淨土，猛省無常，則念佛便爲防病勢蔓延之好良方。

科學家個個帶着「現實主義」的花冠，但它關於神聖意味地的淨土教理，居然根深蒂固地博得中國社會大衆的喝采。當在如火如荼的形態下，亦省悟到對淨土教的勢力太沒法兒危害了，因而從冥入冥的制造反淨土教的言論。禪宗六祖大師所謂「東方人有罪求生西方，然西方人又求生何處？」大概科學家均以此類籠統地口吻與狹小的鼠眼，去責難不通教理的啞羊僧。最後科學家自然得着所謂光榮的勝利。誰知道經文明言西方尚無惡道之名，而「西方人有罪又求生何處？」的啞謎劇幕揭開了，至此科學家自應推翻「無理取鬧」的態度！

無論現代各國任何一宗教徒和道德家，莫不以說謊爲大戒。然而醫生要講誠實話，

那不介意可以把病人嚇死，但打個欺騙的妄語，倒反使病人早些出醫院之門。再譬如強盜要殺一個人，他逼着問你所要殺的人，隱藏在何處何地，你若不顧利害的說老實話，這個人一定無辜的被犧牲了。因此，我佛世尊遂開妄語的方便法門。獨我們念佛人之言與行，當以自己的道德判斷為標準。

資本家住着高敞之洋樓，坐着雪亮的汽車，揮金如土。縱然盡形壽享五欲之樂，最後終不免走上「死」的關頭。如此有漏的福業浪費至殆盡之日，豈不要依然隨業受着無窮之苦？險甚險甚！余常諦思莊嚴的淨土，羨慕淨土中清淨海衆的自由生活。所謂彼佛國土，常作天樂，黃金為地，晝夜六時，雨天曼陀羅華。其土諸佛菩薩之優遊好境界，那里是五濁惡世的資本家能够夢想成功的！

因果問題，為千古人間之定律也。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則又為肉眼凡夫之所公認的至理。經云：「有修橋人，有毀橋人，此天堂地獄之小因也；有坐轎人，有荷轎人，

此天堂地獄之小果也。」人常如是省察其心，復以念佛求生淨土爲妙策。

普通人言：「好心人何必拘拘地要吃齋？」此言此理，極易惹起下等根性人的同情心，我試問殺與人同有血氣子母的異類動物，大啖其肉，天下之兇心，毒心，惡心，莫過於此。然而所謂好心還在何處？殊不知人人愛命，物物貪生，爲人畜生存之共同要求也。况祇嘴上念佛，則手裏以鹽酒生醃蟹蝦，再不然用滾湯活煮鱉鱔，明知故犯地造彌天的罪業，結成萬世的深仇，死後不墮阿鼻地獄者幾希！

淨業法門，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。有所謂「上上根不能踰其闔，下下根亦可臻其域。高超一切禪教律，統攝一切禪教律，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」最利末法，直接超出五濁人間，無如持名念佛爲生淨土之第一要道。

佛教與社會有密切之關係，即以阿彌陀佛代表而言，其勢力深入民間真是不可思議

。大凡天南地北之英雄豪傑，名門閨秀，誰都念過阿彌陀佛。雖然中國有人做些排斥佛教的工作，究竟其代價如何，是否民間也被少數人的蠱惑，混入此「不識廬山真面目」的漩渦狀態中！

讀書人要立「鐵鋤磨針」的志向，念佛人則貴在發大願心。而十二大願，爲念佛人求生淨土之唯一的因地上條件。所謂「願我幻身無疾苦，願脫三塗八難門；願滅宿生諸業障，願除煩惱六情根。願身不染邪非觸，願出娑婆五濁塵；願修勤修不退持，願入如來解脫門。願命終時神不亂，願得化佛盡來迎；願奉彌陀值衆聖，願證金剛不壞身。」以上十二大願，是念佛人奠定出世間的基石！

詩曰：「北風緊！富者身加皮大衣；貧者苦也，寒凜凜！」吾人要知淨土中委實無寒暑往來，更無此貧富懸殊的階級，又豈有苦樂的現象？所謂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，要而言之，佛與衆生的方便，其快樂程度不可測量也。

中國念佛的齋公齋婆，大凡手上都拿着一串念佛珠，尤其和尚尼姑頸項上總少不了牠，頗帶着東方佛教色彩的善男子善女人的意味。不過有些人當獻身街頭巷尾的辰光，深恐遭社會人士之岐視，往往地關念佛珠於荷包袋內，使其不輕易露出頭角。查具此錯見者，也許是對念佛珠子的根本功用，莫明其妙，遂弄出怕別人嘲笑的一幕通常化的玩藝兒來。金剛頂瑜伽念珠經上說：「念珠者，佛令衆生欲滅煩惱，當持數珠，常隨其身，專心繫念諸佛名號，故說數珠多少功德之勝劣，而有四種不同也。一千八十珠爲上品，一百八珠爲最勝品，五十四珠爲中品，二十七珠爲下品」。總言之，吾人既信仰阿彌陀佛，間或有愚夫愚婦的非議，或罵我打我，則不妨裝聾作啞，由此持念佛珠者，久之，終必息諸煩惱，末了得着不可思議的功德。

元朝優曇尊者勸人念佛詩曰：「人生四相難逃死，天上何曾免五衰！寧可九蓮居下品，不來浮世受胞胎！」卽在娑婆世界上幸披人皮，痛苦交煎，試問有何樂趣之可言？

「自由」爲人類與異類生存之要素，人固不可度着「不自由」的生活，慘遭牢獄之苦刑。但天真之小鳥一旦囚於竹籠，其「不自由」的惡環境，又何異被法律制裁之罪犯耶？況小鳥既不犯國家之典章，且不妨害人類的自由行動。吾以爲鄭板橋還飛禽之自由主義，頗值得念佛愛養鳥者之一助。鄭先生主張是：「要集天然音樂於一堂，則宜多栽樹木以號招羣鳥也。」我要求念佛養鳥者，發慈悲的心特赦牠底囚籠之苦。

奴婢制度，風行全球，其生活苦不堪言。所謂人受安逸，我當勤勞，人享美味，我食粗糲……。」要清楚賤役卑身，是完全前世未培養福慧的結果。縱善改過，忠直，勤謹，小心奉事主人以保此身者，當然恒恒時要勇猛念佛，作解脫諸苦的因緣。

我們人間以女的比較苦惱一點，如發願度脫污穢之業報身，殆以勤修淨業爲至善之妙法。阿彌陀佛在四十八願之第三十五願脫離女身願內說：「設我得佛，十方無量不可

思議諸佛世界，其有女人聞我名字，歡喜信樂，發菩提心，厭惡女身，壽終之後，復爲女像者，不取正覺。」諸善女人！當遵信脫離女身願不是騙妳們的等閒話！

永明壽禪師，俗爲某縣庫吏，因私動公帑買魚放生之故，於是上峯人員，依照公務員私吞公款法律治罪，判以死刑。禪師聞訊之後，不惟不悔懼，反笑謂人曰：「吾放生不知幾千萬萬，此番雖死，必生西方阿彌陀國。」後吳越王錢繆因被測隱之心的激動，遂特赦命爲僧，賜名延壽。禪師末了發明心地，專修淨業。大約在開寶八年往生西方淨土中。

彌陀經上說：「過此十萬億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極樂，其土有佛，號阿彌陀。」而今末法時代的衆生，皆疑極樂世界遠隔十萬億佛土，臨命終時，恐不容易直登蓮台，見佛聞法，與十方諸上善人俱會一處，這彷彿形成了痴人說夢的一幕。其實自家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，十萬億佛土在我心中，殊不知區區之十萬億佛土，專爲對凡夫生死心量說耳

。但念佛者，心馳外境，一向不着佛想，至斷氣之前一剎那，復無大善知識爲念佛生西方之助緣，卒難蒙阿彌陀佛手執金台來迎接我了。